

父亲的手稿

■张宁宁

那年那时

或许因为工作性质比较特殊,我的父亲很少主动提起他的革命战斗经历。我所知道的一些零星片段,都是他拗不过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询问而讲述的。除此之外,他只留下了两份手稿和少量日记。从这手稿的字里行间,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他对革命的热忱和对家人的关爱。

长征,这个我党历史上的伟大壮举,具体到我父亲个人身上,就是那桩桩件件难而又难、险而又险的经历。但从父亲的手稿中,我看不出丝毫颓丧。

父亲说过这样两件事。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,由于高寒缺氧,战友呼吸极为困难。有一位战友,坐下休息后,就怎么也叫不醒了。大家以为他牺牲了,都非常难过。雪山上的高寒冻土,根本无法挖出一个可以掩埋他的坑,大家便用枪托勉强凿出一个很浅的土坑,将他放进去,在他的身上盖上了红旗,撒上一层薄薄的土,部队就继续前行了。两天后,在宿营地,这位战友竟然赶过来了。父亲说:“当他一撩帘子进到帐篷里时,我无法表达我的惊喜。那位战友说,他醒来的时候,看到身上盖着红旗,还有一些土,就把身上的土掸掉,赶紧追部队。”父亲在描述这件事的时候,语气里难掩喜悦。我想,这是多么难以置信的生命奇迹啊!

在艰难地翻越雪山后,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。父亲是幸运的,那位战友也是幸运的。可在这胜利会师前夕,又有多少人长眠在雪山上。父亲说的另一件事,发生在过草地的时候。草地一望无边,它带给人的绝望感是常人无法承受的。越往草地深处,越见不到泥土。水草茂盛的地方,往往掩盖着一个个沼泽,一步下去,就有可能陷进里面,没了性命。而更要命的是,断了粮,饥饿和寒冷,使很多战士坐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。

1933年,父亲从连队调到红四方面军总部,由指导员改行从事电台工作。父亲刚调到总部时,先是在无线电训练班学习。父亲曾写过一篇文章《我在红军电台的时候》,记录了他跟随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的战斗、工作和生活的情况。“我们无线电训练班是1933年下半年在四川通江县成立的。那时候,整个革命事业正处在极其艰难的岁月里。我们天天跟着部队行军作战,到哪里宿营,哪里就是学校。露天里、高山上、密林里、道路旁,都是我们的课堂。”字里行间充满积极和乐观。此外,他在手稿里还提到这



作者父亲的部分手稿。

作者供图

样一个细节。“我从训练班出来后,先是跟着徐向前总指挥工作。有一次,从北川出发到茂川,电台在途中与其他队伍失去了联系,整整两天两夜,我守着机器没有睡觉。徐总指挥派副官送来几筒奶粉。我知道,这奶粉是部队缴获的,送来总部专为照顾首长的,我吃了,首长吃什么呢?我坚决不要。副官说,这是总指挥让你送来的,总指挥知道我们工作没白天没黑夜的,需要营养,再三嘱咐要注意身体。”

“吃奶粉,我还是大姑娘坐花轿——头一回,不知道要先用凉水把奶粉调匀了再用开水冲。第一次吃,还是生的,以后就没有再吃。过了几天,徐总指挥见了我问,奶粉吃完没有,吃完了再到他那儿来拿。我不知怎么回答,只好说,首长,不用了,我那里还多着哩。后来,这件事让徐总指挥发现了。他笑了,不仅教会我们吃法,还亲自冲了一杯给我喝。”

父亲特意写出这个细节,足见他为此深受触动。这种朴实情感,深刻影响到父亲后来的工作和生活。

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。1960年,我出生时,物资还是很贫乏。听我大姐说,当时外婆从乡下带来了10个鸡蛋,在身上捂了三个星期,后来真捂出了小鸡。这些小鸡被外婆精心喂养着,是我母亲坐月子的营养来源。可是,外婆对母亲的爱,后来被父亲“移植”给了战士。当时,部队伙食供给也是有限的。

父亲在南京炮兵文化学校当校长,看到年轻的战士们学习训练强度很大,很心疼他们,就把外婆养的鸡拿到学校食堂,给学员们改善了伙食。时过境迁,母亲后来提起,也只是说,看看你们的父亲,该有多心疼他的兵。

父亲这样做,并不代表他不心疼母亲。1954年,父亲和母亲都在北京工作。北京的初春,春寒料峭。父亲在心中盘算着,要给母亲置办一件像样的大衣。但是,以他们当时的经济状况,要想置办一件“像样”的大衣,还远远不够。这件事情我是在父亲的日记中看到的。父亲在日记中写道:“我计划今冬要替伏初(母亲的乳名)做一件像样的大衣。真可怜,我们从未好好地做过一件大衣。我不管怎样还是做过一件,可是她呢?从未穿过一件好一点的衣服。所以,不管怎样我都决心要节约一些钱,今冬一定要替她做一件好一点的衣服了。节约的办法呢?从现在起,3个孩子的开销就用伏初的那点工资,我这里每月节约30至50万(那时人民币的面值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元钱),预计从4月开始到11月份,共8个月。如果每月30万,就可以有240万元。如果每月35万呢,那就有280万元了,做一件大衣是足够了。”

1954年冬,母亲穿上了父亲攒了8个月的工资给她做成的大衣。那件大衣真的很“像样”,人手呢的面料,内胆是皮毛的,可谓是一件十分豪华的大衣。人都牺牲了……”他的言语中满是怀念。我才明白,爷爷之所以很少参与老人们的讨论,是因为在他看来,能够活着已非常幸运,光荣更属于那些牺牲的战友。

后来,有一次,爷爷在江边和其他老人聊天。有个年纪小一些的老人说,朝鲜战争那么惨烈,你肯定是后来去的朝鲜,大仗、恶仗都没赶上,才能活着回来。爷爷只是笑笑没回答。我读书多了后,才知道爷爷所在军首批入朝,参加了全部五次战役。

尽管常说“莫问前程”,但爷爷给我们晚辈指了一条“前程”——跟共产党走。爷爷从记事起,他生活的东北小村庄就没有一天安生日子。直到党和军队来了,他才分到了土地,感受到了“翻身”的喜悦,毅然决定参军,保卫胜利果实。爷爷心里始终感谢党,因为党改变了他的命运,更让他摆脱了愚昧,有了知识和信仰。他不仅有60年党龄,4个儿女也都是党员,都曾参军入伍,在各自的岗位上做着贡献。

爷爷去世时,我还在上学,但是他的真诚与淡泊,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记得担任连队指导员时,一次年底研究评优评奖,有同志说今年我长时间一人带连队,年底又被选派参加重大任务,推荐我立功。可我一直推辞,因为我觉得,作为支部书记,哪能自己研究给自己立功呢?没想到,在组织关心下,我后来还真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枚军功章。我心里很开心,因为我一直崇尚并且获得的这份荣誉,是努力干出来的,是得到组织认可的。

不久,我休假回家,到公墓看望爷爷。我想,爷爷如果还在,知道我取得了一点小成绩,该有多开心啊。他一定会叮嘱我:“取得进步都是源于组织的培养和关心,肯定还有人比你做得更好,不要骄傲,继续努力……”

一路上,李远途经四省,换乘了各种交通工具,才顺利到家。那天,看着又黑又瘦的李远,母亲心疼地说:“回来就好,回来就好!”

听到奶奶说话的声音,女儿蹦蹦跳跳地从房间里跑了出来。

可看到李远,女儿愣了一下后,转身就跑进房间,还把门关上了。李远追上去,打开门,只见女儿又躺在了地上。李远伸出手想将她抱起,可女儿一把推开了他。李远问:“宝贝,爸爸回来看看你!”他鼓起勇气,再次尝试和女儿沟通。这一次,女儿害羞地看了看他,兴奋地开始到处跑,手舞足蹈地哼起了歌。

李远试着抱女儿,她没有拒绝,还奶声奶气地喊了声“爸爸”。李远立刻笑得合不拢嘴。于是,他又趁热打铁,让女儿亲亲他。女儿乖巧地嘟起小嘴,在李远脸上蹭了蹭。

此刻,李远才终于松了口气。李远回家后,橙橙的“小脾气”没了,每天黏着他。只要看不见爸爸,她就四处问“爸爸去哪儿了?”在接下来的假期里,李远沉浸在陪伴女儿的快乐里……

归队前,李远小心翼翼地告诉女儿:“爸爸要回去上班了,你在家乖乖听妈妈和奶奶的话好吗?”或许,橙橙还不爽地答应了。

次日,李远趁着橙橙午休时,悄悄踏上了归队的旅途。路上,他问母亲,橙橙有没有哭闹。母亲说没有,但有几次睡觉醒来,突然说:“我想爸爸了,他啥时候回来看我……”

那天,李远在朋友圈发了一张他与女儿的合照,并写道:“你是我面对困难时不竭的动力,是我独行夜路时那束温暖的光,任凭前路再坎坷艰险,我一定能够跨越。”

真诚与淡泊

■杨元起

家风

不久前,我读到一篇名为《父亲的家训》的文章,一位受人尊敬的老革命军人形象跃然纸上。相似的人物性格、相似的年代背景,让我想起了我的爷爷,眼角一下子就湿润了。

1948年,爷爷参加革命。后来,他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。从朝鲜回国后,仅读过几年私塾的他,经过一年文化补习,考上了当时的解放军兽医大学。到了晚年,他还曾作为老干部代表受到领袖接见。

爷爷常教育我们后辈的一句话是“但行好事,莫问前程”。我入伍后,对这句话才更加理解;他口中的“好事”,更多是指为部队、为社会、为他人做的事,“前程”更多是指个人得失。

爷爷小时候曾跟着一位老郎中当学徒。那时候有“教会徒弟,饿死师父”的说法,学徒在师父家什么脏活累活都干,师父还得“留几手”。为了学到真本领,爷爷只能打下手时在旁边偷偷观察学习。尽管这样,爷爷参军后,每次探亲回家,还是会恭恭敬敬地去看望这位老郎中。而那些品尝艰辛学到的医术,都被他无私地用来帮助他人。

1986年,爷爷离休安置到干休所,每天过得更充实了。他当了公园老年晨练队的队长,每天一大早就带领大家锻炼身体。他还经常帮他老同事量血压,提供健康小建议。左邻右舍有个

头疼脑热,总乐意找爷爷帮忙。只要干休所发通知有植树造林、为中小学生讲课等义务活动,他总是第一个报名。爷爷还把多年珍藏的三百多本兽医专业资料捐赠给当地学校。那天,他回来兴奋地跟奶奶说:“我的‘宝贝’终于找到了归宿,还能发挥点作用,我心里真痛快啊!”

后来,学校为了表示感谢,特意赠送了爷爷一根精致的拐杖。没想到,爷爷第二天就把拐杖送给了经常在一起锻炼身体的一位老人。那时,爷爷动作其实也变得有些迟缓,需要借助拐杖。

奶奶想不通,爷爷就安慰她:“老师傅年龄更大,家里条件也不好,咱们自己也买得起拐杖。”

小时候,我是爷爷的小尾巴,经常跟他去活动室玩。老人们聚在一起,有时候会聊起戎马生涯、峥嵘岁月,爷爷却很少参与讨论。

有一次,干休所组织了一项为老干部冲洗放大老照片的活动。爷爷选了那张老照片是当年他们同村一起参军的7个人,在辽沈战役结束后拍的合影。后来,在一次全家聚会里,爷爷才指着照片对我们说:“照片里其他6个

姜晨绘

家人

那天凌晨4点多,母亲转发了我发表的文章的两条链接。母亲年纪大了,觉越来越少。她常常半夜醒来后,习惯性地看看我的微信朋友圈。看到尽兴处,她就会忍不住分享到自己的微信朋友圈,尽她所能地给我鼓励加油。所以,母亲微信朋友圈里,要么是发表的文章的链接,要么是军事新闻。

其实,我能想象到,眼睛有些花的母亲是怎么阅读那些文章的。很多时候,她会使劲眯着眼,盯着屏幕。如果文章的配图刚好有我的照片,她一定会将图片不断放大,皱巴巴的手不知要摩擦屏幕多少遍……是啊,那些不长的“文字推送”里,有她想了解的世界——儿子的世界。

其实,母亲知道我在外面有更大的世界,可我却几乎是她的全部世界。有一次,我晚上睡不着,想起了母亲。我本想给她打个电话,又怕惊扰了老人家,最后还是忍住了。那晚,我翻看我们的微信聊天记录、母亲的自拍、我和她的合影,忽然就想起了遥远又模糊的童年,想起她操持着屋檐下的那方烟火、那张餐桌。那些片段,一直藏在记忆的角落里,静静地闪烁着光芒。

“小时候贪玩,回家晚了,妈妈捧着我的手责问/你跑到哪儿去了?/她怕我丢在外面的世界/长大后,我离开了家/妈妈抹着泪催促/快走吧,干出个名堂”

妈妈牵挂外面的世界/我就是她的世界/多少妈妈/没见过外面的世界/可在她们心里,都有最丰盛的世界”

记得那个晚上,我为母亲写的诗。记得大一开学时,母亲自告奋勇要送我去学校。我却嫌她只会说方言,“带不出门”,坚持让姐姐送。

听姐姐说,我离开家后,母亲常翻着通信录里有我的那页,手颤颤地犹豫着,要不要给我打电话。“儿子在部队里忙。”她常用这个理由,缓解自己的思念。这期间每次通话,不懂事的我总是先撂下电话,却未曾想过,她在电话那头是不是还有话没说完。

后来,我看到一篇兵妈妈写给儿子的诗,内心非常感动,也很自然地想起了母亲。我突然觉得,母亲虽不会写诗,却给了我诗一样的爱和时光。想到这里,我便写了一首《我的母亲不会写诗》。

“我的母亲不会写诗/但她牵着我的手/走过的那些旅程/都是诗”

我的母亲不会写诗/但她从不缺乏诗的想象”

因为她无条件地相信/我会成为自己最想成为的人”

世上再美的诗/都不及母亲守护我的身影”

我的母亲不会写诗”

温暖的光

■黄远利

迷彩军娃

那天,蜿蜒曲折的山路上,一级上士李远从距家1500多公里的高原驻训场踏上了休假的旅途。

路上,李远乘坐的中巴车盘山而行,翻越了海拔近5000米的高山,经过了好几处塌方落石路段。一整个晚上,尽管司机技术娴熟,灵活地把控着方向盘,可李远仍感觉胃里翻江倒海。

行走在这段艰难而漫长的路途上,李远累并快乐着。他打开手机,一遍遍翻看女儿橙橙的照片与视频,还时不时地向一同休假的战友分享女儿的趣事。

谈及女儿,李远说这次休假,他还没有告诉家人,想偷偷给女儿一个惊喜。可没一会儿,他又自嘲:“再不回家,女儿都不认我喽!”女儿已两岁半,李远陪伴她的日子屈指可数。每每想到这里,李远都觉得心里有些歉疚。

到了高原驻训场后,因工作任务繁重,再加上手机时没信号,他平时与家里联系的次数并不多。于是,一向懂事的橙橙突然有了“小脾气”。每次视频通话时,原本正开心玩耍的她,见到李远,立马躺在地,嘴里不停喊着:“不要爸爸!”为此,李远的妻子会耐心地向橙橙解释,告诉她,爸爸是一名军人,得守护咱们大家。可女儿并没有听进去,有几次甚至直接哭着钻到桌子底下。最终,李远只能红着眼圈挂断视频电话。

看出李远心思的母亲,安慰道:“孩子其实是因为你没在身边生气,故意耍小脾气,等回来哄哄就好了。”

一路上,李远途经四省,换乘了各种